



我之爸爸我之妈妈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献给父母的美文精萃



兆一 葛正夫 编

I267
156

兆一 葛正夫 编

献给父母的美文精萃



我爸我妈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爸我妈:献给父母的美文精萃/孙锦群,葛正夫编.
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7.4

ISBN 7-5059-2832-5

I. 我… II. ①孙…②葛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2327 号

书 名	我爸我妈——献给父母的美文精萃
编 者	兆一 葛正夫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 烁
责任校对	李 烁
责任印制	董 华
排 版	北京文籍激光照排厂
印 刷	承德县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73 千字
印 张	16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832-5/I·2115
定 价	2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序

季羨林

宗江的女公子(这是文雅的称呼)编选了这一部《我爸、我妈》，要我写一篇序。这个书名就打动了我的心，我是一个过早地失去了母亲而终身怀有风木之悲的人。因此，我乐于承担这个任务。

我先对为子女的说几句话。

我本来想引经据典，洋洋洒洒，梦笔生花，大展文才，写上一大篇的。然而，我忽然想到，这个想法十分幼稚可笑。这是难以办到的。即使韩柳复生，李杜再出，也是困难的。何况谄陋如不佞者！

苦思之余，忽然顿悟：最有效，最简短，最有感染力，最能动人心魄的办法还是：抄唐代诗人孟郊的，去年曾在香港当选为历代最佳诗篇的-《游子吟》：

慈母手中线，
游子身上衣。
临行密密缝，

意恐迟迟归。
谁言寸草心，
报得三春晖？

简单明了，明白如画。倘若加以解释，反属多余。为子女者应当认真体会其中的感情和涵义。这是我对他们的希望。

我再对做父母的说几句话。

我先引唐代韩愈《师说》中的几句话：“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”在这里，我不但必须说明解释，而且还要“改造”，改造韩愈的文句：“子女不必不如父母，父母不必贤于子女，时代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”

我的解释是，在中国这样的伦理社会中，父母对子女的感情，有时会十分矛盾与复杂。一方面，父母都“望子成龙”，这是十分正常的希望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，几千年封建伦理思想又在那里作怪，“父道尊严”的内心活动又会时有所萌动。在今天独生子女被社会上尊为“小太子”、“小公主”的情况下，表面上父母百依百顺。我却并不相信，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就能够一下子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铲除净尽的。因此，做父母的很难正确处理好与子女的

关系。特别是在穷乡僻壤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，更是如此。前几年，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消息：一个母亲由于“望子成龙”的心情过于迫切，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打死，事后头脑一清醒，又自杀身亡，追儿子于地下。还有一条消息，说的是一个父亲，也是出于“望子成龙”的心情，把自己的儿子捆绑起来，进行毒打。儿子在恹恹一息中哀求自己的父亲说：“爸爸！我以后改了！别再打我了！”父亲置若罔闻，捆打了一夜之后，小孩子终于死去。但是小孩子这几句话真正震撼了我的灵魂，我当时痛哭失声。一直到今天，小男孩的这几句话还时时响在我的耳边。

我修改韩愈的那几句话，无非是希望当父母的能够正确处理同子女的关系，在亲情方面能做到“父慈子孝”。在处理人生一些问题方面，能做到互相尊重，父母不倚老卖老，子女不“倚少卖少”（这里我创造的词儿，将来要申请专利的）。“时代有先后”，这是自然规律，无法抗御的。父母都应当记住这一点。

这是我对父母，其中也包括了子女的一点希望。质诸宗江，以为如何？

这就是我的序。

目 录

父 亲 卷

背 影 朱自清 (3)

父 亲 周而复 (6)

父 亲

——旅途中的遐想之一 冯亦代 (10)

我的父亲 汪曾祺 (18)

沉船上的父亲 黄宗江 (25)

父 亲 新风霞 (29)

三松堂断忆 宗 璞 (33)

父亲的故事 陈 虹 (40)

丁香无语

——父亲秦兆阳剪影 秦 晴 (55)

迟来的道歉 严欣久 (63)

儿子对诗人的拜谒 邹海岗 (71)

吃品 艺品 人品

——谈谈爸爸黄宗江 丹 娣 (81)

早该说的一些话

——祭先父	苏叔阳 (89)
祭 父	贾平凹 (96)
父亲的照片	陆星儿 (105)
父 亲	梁晓声 (108)
过马路	杨羽仪 (135)
父亲的死	周国平 (140)
不褪色的迷失	赵丽宏 (143)
想起父亲	石 湾 (151)
往 事	赵 玫 (157)
父 亲	姜冰冰 (162)
世上最疼我的人哪去了	汪 洋 (17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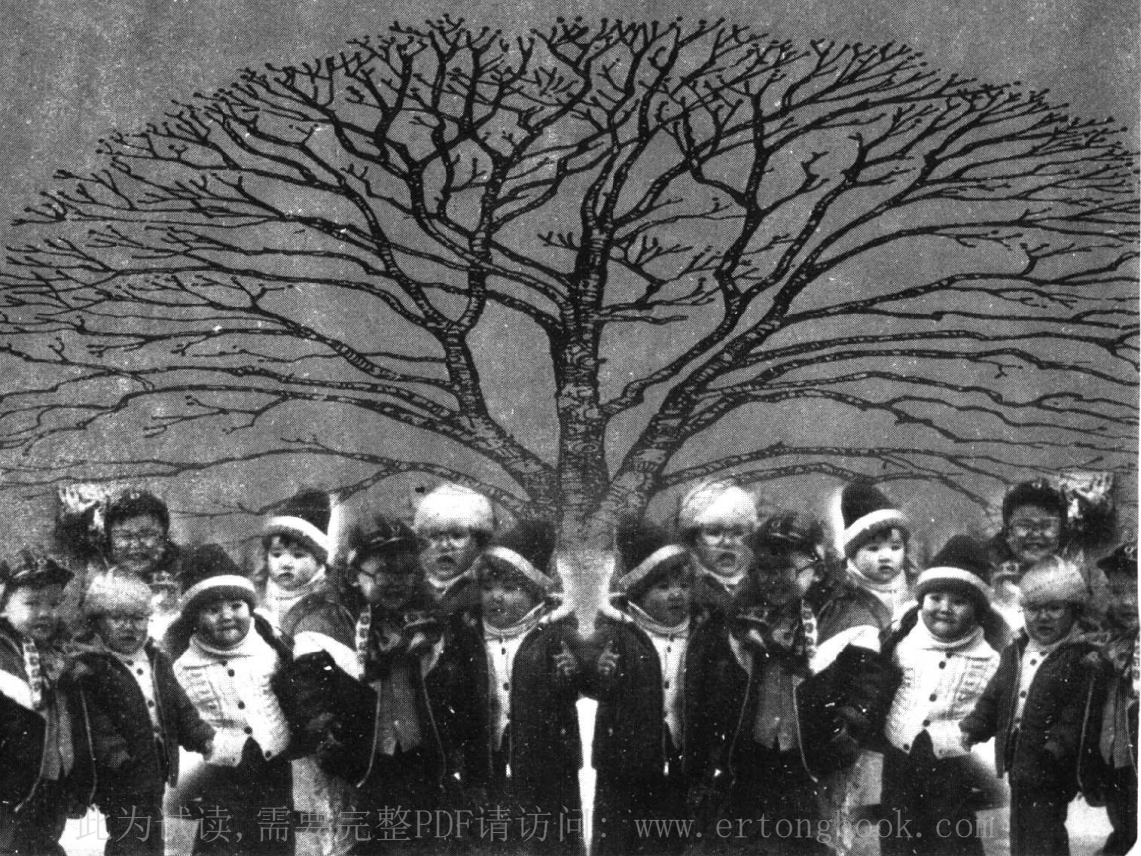
母 亲 卷

母亲的回忆	朱 德 (175)
寄小读者 (节选)	冰 心 (180)

我的母亲	丰子恺 (186)
我的母亲	老舍 (190)
我母亲的生平	丁玲 (196)
我的童年：乳娘	萧军 (208)
我是妈的命根子	萧乾 (212)
母亲给我留下的遗产	荒煤 (221)
我的母亲	李羨林 (228)
爱就是痛苦	绿原 (236)
只跪大地 只跪母亲	管桦 (247)
母 亲	新风霞 (257)
我的妈妈冰心	吴青 (286)
我不是个好儿子	贾平凹 (295)
我的妈妈	程乃珊 (301)
母 亲	梁晓声 (309)
风 箏	王安忆 (349)

妈妈在山岗上	陈建功 (353)
母 亲	肖复兴 (360)
抱着你，我走过安西	毕淑敏 (392)
我的母亲	徐 刚 (413)
母亲两题	赵 熙 (426)
爱之岸	韩静霆 (433)
春晖的温馨	韩 起 (438)
我从未想过要选择母亲	赵鑫珊 (444)
后 妈	张正隆 (452)
母亲的心在秋天	商 果 (478)
致命的牵系	高博燕 (482)
母 亲	阿 成 (492)
背影留给母亲	洪 烛 (497)
妈妈的故事	赵 凝 (503)
编后记	(511)

父亲篇



背 影

朱自清

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，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，我从北京到徐州，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。到徐州见着父亲，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，又想起祖母，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父亲说，“事已如此，不必难过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！”

回家变卖典质，父亲还了亏空；又借钱办了丧事。这些日子，家中光景很是惨淡，一半为了丧事，一半为了父亲赋闲。丧事完毕，父亲要到南京谋事，我也要回到北京念书，我们便同行。

到南京时，有朋友约去游逛，勾留了一日；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，下午上车北去。父亲因为事忙，本已说定不送我，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。他再三嘱咐茶房，甚是仔细。但他终于不放心，怕茶房不妥贴；颇踌躇了一会儿。其实我那年已20岁，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，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。他踌躇了一会儿，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。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；他只说，“不要紧，他们去不好！”

我们过了江，进了车站。我买票，他忙着照看行李。行李太多了，得向脚夫行些小费，才可过去。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

4 我爸 我妈

价钱。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，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，非自己插嘴不可。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；就送我上车。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；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。他嘱咐我路上小心，夜里要警醒些，不要受凉。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。我心里暗笑他的迂；他们只认得钱，托他们真是白托！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，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？唉，我现在想想，那时真是太聪明了！

我说道，“爸爸，你走吧。”他往车外看了看，说，“我买几个桔子去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”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。走到那边月台，须穿过铁道，须跳下去又爬上来。父亲是一个胖子，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。我本来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让他去。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，要爬上那边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我赶紧拭干了泪，怕他看见，也怕别人看见。我再向外看时，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往回走了。过铁道时，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桔子走。到这边时，我赶紧去搀他。他和我走到车上，将桔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，心里很轻松似的，过一会儿说，“我走了；到那边来信！”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几步，回过头看见我，说，“进去吧，里边没人。”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，再找不着了，我便进来坐下，我的眼泪又来了。

近几年来，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，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。他少年出外谋生，独立支持，做了许多大事。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！他触目伤怀，自然情不能自己。情郁于中，自然

要发之于外；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。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。但最近两年的不见，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，只是惦记着我，惦记着我的儿子。我北来后，他写了一信给我，信中说，“我身体平安，惟膀子疼痛厉害，举箸提笔，诸多不便，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”我读到此处，在晶莹的泪光中，又看见那肥胖的，青布棉袍，黑布马褂的背景。唉！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！

1925年10月在北京

父 亲

周而复

提着一只提箱，手里拿着几本破书，带着一颗 22 岁流浪者的心，慢慢地走进北站，我又踏上了归途了。

几年来在外边度着浮萍似的生活，连我自己也不晓得我的方向，一忽儿飘到东，一忽儿飘到西，随着一阵阵没有方向的风。有时给一阵令人不能有个预防的狂风，无情地把我沉到水的底层，使我望不见天，望不见我的周边。闷在水的底层，窒息得不能呼吸。有时给一阵叫人寒心的暴风，把我吹到一个被人忘记了的地方，几乎使我不能够再看到难以忘怀的朋友；在我陷在绝望的深渊的时候，给我以安慰的是我那年老的父亲。

每次我从外边回来的时候，几乎全都是在晚上，也许是因为我爱在黑暗里过生活的原故吧？一个人孤独地走进古老的城市，正如我一个人孤独地离别这古老的城市一样。夜已深了，死寂锁着这古老的城市，静悄悄地，古老城市里的人们全都睡觉啦。

踏着昔日的旧径，一步给我一个新奇：古老的城市全都变了样子呢。在深夜里，我这熟稔而又陌生的客人归来，连守夜的警察，都向我投出以惊诧的眼光，像是想在我身上找出一

些什么异样来。我，还不是和以前的我一样吗？默默地我低头向家里的路上走去，轻轻地，迈着夜一样静的步子。

走着，走着。在淡黄色的路灯下面转过来，拐进一条幽暗而静穆的巷子，破旧的皮鞋在铺着石板的路面上，加速地往前走着，愉快地望见立在右边的青墙门。

那青灰色已块块脱落了的门墙，是我的家啊。

本想走上去就没命地一个劲敲门，然而走到家门前的时候，可又愣住了。敲门的勇气，不知怎么的悄悄地溜走了。跳下台阶，凝视着那条修长的，夜一样深的巷子，在黑暗里，泄下来一点的灯光下，我数着儿时的足迹，唤起一件件往事，在那青灰色的墙门里，有着我更多的记忆，有着比蜜还甜的更多的记忆。

悬念着他们该早已睡觉了吧？我这一敲门，不是会把他们惊醒吗？在黑夜里他们睡得很熟，给我这夜游者闹醒了，有点不应该啊。但是因为我的归来，不是也可以给他们以惊喜啊？莫名其妙地，我的手，在门上卜通卜通地敲了数下。

等了好一会儿，渐渐地我听见仿佛有人在里面问了。

“是哪个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二弟，你回来了啊！”

我在门外边用鼻子唔了一声。在静悄悄中，慢慢传来匆忙的脚步声，霍地把门开了，问我：

“怎么这咱才回来？”

点点头，我径向里面去了。披着衣服，母亲也从里面迎了出来，听见是我的脚步声，高声地问我：“是你啊，二！我说是你回来了，他们还不相信呢。”随着母亲的谈话，三步当做两步地向里走去。家里的人睡觉，都为我所惊扰了。他们都起来了，